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社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景选平



社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社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传教事业—
史料—中国—近代③华侨—史料—近代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47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9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363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 (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社 会

主 编 范基民 方兆麟 李秉新

副主编 王国建 张 柱

编 辑 林开明 罗澍伟 韩吉辰 胡乃为 康 明
温 洁

目 录

· 华侨华人 ·

〔艰难创业〕

槟城《光华日报》七十年历程	刘洪钟(1)
寄身异域感受弥深	徐知经(9)
印度尼西亚华侨报刊简史	黄周规(13)
坎坷侨涯二十六春	宿凤岐(28)
新加坡华人银行发展概况	杨文凯(36)
侨居南洋群岛时的点滴回忆	董大本(39)
近代美国华侨简况	罗惠侨(43)
旅美二十五年之经历	陈 科(45)
台山美洲华侨史事	黄炳坤(52)
纽约的华侨旅馆联合会	陈厚文(56)
墨西哥米市加利华侨艰苦创业亲闻	胡华澄(65)
旅日从商回忆	叶少林(67)
多伦多城忆旧	胡爱民(75)
关于古巴华侨的回忆	黄作湛(79)
澳大利亚华侨简况	方英俊(88)

〔侨领巨贾〕

槟城爱国侨领刘惟明先生事略	王济弱(90)
棉兰华侨巨子张振勋	胡延极(93)
顾维钧的岳丈黄仲涵	徐知经(96)
陈嘉庚与集友银行	王季深(98)
吴铁城到新加坡反陈嘉庚的前因后果	张 述(101)
胡文虎轶事	胡万里(105)
陈振傅与新加坡华侨银行	王季深等(109)
我所知道的陆佑	李 文(112)
泰国侨领爱国善举	郑传良(121)
风靡东南亚影坛的邵氏兄弟影业公司	郑亚良(122)

从伙计到大银行家 王季深(128)

〔抗日救国〕

从马来亚到延安 陈 明(133)
 奔向延安 张 敦(140)
 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小记 黄炜然(143)
 难忘的延安精神 杜 伦(146)
 南侨回国慰劳团随记 袁进安(150)
 我与延安 李 军(154)
 中泰工人破坏日军军需生产的斗争 王峭崖(159)
 我从泰国赴延安 谭亮滨(161)
 去延安前后 康 明(165)
 泰国火锯工会斗争片断 云忠光(170)
 归国前后 吴 真(172)
 华侨青年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黄慰慈 许肖生(176)
 奔赴革命的摇篮——延安 林汉民(184)
 奔向延安 董 克(189)
 参加九一八和一·二八抗日救国工作回忆 罗次启(192)
 在缅甸首战奏捷的华侨抗日志愿队 王楚英(200)

〔心向祖国〕

赴南洋为孙中山革命政府募捐忆述 庄希泉(209)
 庄希泉南洋之行 沈云荪(211)
 心向祖国 颜西岳(214)
 印尼华侨升五星红旗斗争见闻录 黄志宏(219)
 旅非回忆 王原伯(221)
 记爱国华侨王焕先生 林壮标(224)
 人生片段忆述 涂炳立(228)

〔侨社活动〕

南洋中华商务总会和华侨总商会协商合并经过 沈云荪(237)
 泰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 方英俊(243)
 抗战前夕的巴黎华侨和留学生 杨玉清(248)

〔华工生涯〕

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惨况 韩国骏(251)
 日本诱抓劳工到茨城采铜回忆 王福贵(267)
 我被抓当劳工的悲惨遭遇 温 鉴(270)

我被掳至日本作劳工的回忆	吴庆全(274)
日军铁蹄下中国劳工的遭遇	刘文华 刘汉卿(27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的华工见闻	李亦春(279)
海口的“猪仔栏”	许家鹏(281)

· 社会杂相 ·

〔清末见闻〕

清两宫回銮之一斑	张 钫(285)
清末县衙门见闻	张 钫(287)
晚清的幕友制度	王育楚(292)
我所知道的“师爷”	吴剑飞(303)
清末旗丁的生活	金祥斋 邵义斋(307)
清代等级制度琐谈	刘仰宸(313)
晚清京师杂忆	岳 超(316)
清末教育见闻	张 钫(323)
清末社会鳞爪	张 钫(326)

〔礼俗和五行八作〕

旧时的婚嫁礼节	郝梦侯(332)
旧北京婚俗	刘仰宸(344)
清末丧葬见闻	唐友诗(350)
旧社会的婚丧庆吊	曹瀚丞(355)
江湖生意中的四大门和其他	王子威(360)
江湖鳞爪——卖“去油粉”的	戴正斋(375)
旧北京的拴“娃娃”	李宗度 邢大安(379)
略谈旧社会律师的生财之道	朱 飞(381)
旧北京的粪夫与粪阀	金祥瑞(386)
说说过去的杠房行业	狄恒业(390)
忆谈件作行当	宋启兴(395)
北京天桥的“八大怪”	王子威(399)
旧北京“天桥八怪”	岳 超(403)
解放前北京的书馆	王子威(406)

〔底层生活〕

旧北京的惯窃与扒手	白恩育(412)
旧社会行乞的几种形式	朱国南(420)
旧北京的乞丐	岳 超(422)
旧社会的“人贩子”	姜占春(425)

〔旧闻杂忆〕

- 参加巴拿马赛会琐忆 陆文郁(427)
- 宁波旅沪同乡会回顾 董启俊(440)
- 广东民国初年的社团琐忆 陆丹林(447)
- 轰动旧上海的“舞潮案” 马骥伯(451)
- 漫谈北京街道里巷地名 王孟扬(453)
- 漫忆昔日东交民巷 吴逸民(458)
- 民国初年的北京道路 刘仰宸(461)
- 昔日的北京动物园 赵常秀(463)
- 从东陵到直隶垦植局 王镜芙(466)
- 皖西大刀会始末记 史慕山(472)
- 霸占一方的庄园地主“韩边外” 鲍毓麟(477)
- 褚玉璞杀害刘汉臣、高三奎内幕 魏宜之(480)
- 南浔富户“四象八牛”后裔情况简介 潘鹤龄(482)

〔帮 会〕

- 一贯道在宁波地区的罪恶内幕 徐正康(488)
- 我所了解的雅安袍哥 杨国治(519)
- 加入“清洪合一”的回忆 李 昊(531)
- 我所知道的上海帮会人物 湛秉直(536)
- 沦陷时期的帮会头子魏大可 史祥麟(539)
- 先天道防共救国会的组织活动 李贯一(544)
- 谈旧社会帮会之害 刘启尧(546)
- 旧社会易卜星相的骗术 赵 烽(549)

〔烟 赌 罂〕

- 国民党统治下的“禁烟”与卫生工作 白由道(553)
- 我参加所谓禁烟的回忆 方 舟(556)
- 民国初期甘肃禁烟的内幕 毓 运(561)
- 我参加“禁烟”回忆 王一知(564)
- 禁烟毒琐记 李惕乾(566)
- 察哈尔省的禁烟内幕 刘翼飞(570)
- 西康禁烟见闻点滴 黄有光(573)
- 记上海禁烟的一鳞半爪 陈孝伟(574)
- 我知道的禁烟点滴 金沛仁(579)
- 海洛因的毒害 苗培萌(581)
- 四川鸦片问题 谢藻生(585)
- 旧社会走私贩毒之我见 齐协民(597)

旧社会烟毒见闻回忆	张 钊(600)
光怪陆离之川江烟毒走私	陈锦帆(609)
鸦片流毒在温州	戴文席(621)
湘西的鸦片烟与土匪	瞿波平(626)
宪兵第一团贩毒纪实	陈远湘(634)
北平军分会私设工厂制造白面	谢馨圃(636)
日本人毒化中国的见闻	王子威(638)
我和日本人制造、贩运毒品的情况	徐从武(641)
老北京的烟民	赵伯明 安厘之(642)
旧上海的大赌窟——跑马厅	程泽济 毛啸岑(653)
旧社会广西的赌博	刘信敬(663)
民初阜南的赌博见闻	杜庭宇(668)
昔日青岛赛马会琐忆	徐家瑞(677)
我所见的旧社会三害——烟、赌、娼	朱国南(685)
北京娼妓与北洋政府	张文钧(696)
昆明的“花捐”和妓女境遇	李志正(713)

〔灾 害〕

1936 年四川灾情的回忆	邓汉祥(715)
回忆 1947 年成都市大水灾	李铁夫(718)
惨绝人寰的重庆“九二”大火灾回忆	罗世麒(721)
痛忆重庆“九二”大火灾	陈德恕(724)
重庆“九二”火灾中国银行救火情况回忆	刘守礼(726)
蒋鼎文逼缴军麦内幕	刘植生(728)

〔闲 趣〕

谈蟋蟀	刘连弟(730)
秋声蛩映蟋蟀经	周觉民(746)
玩蟋蟀的见闻	刘文保(761)
谈北京冬养秋季鸣虫	郭和卿(766)

· 西方传教士活动 ·

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记略	张韵冷(784)
河南汲县天主堂概述	武宪成(794)
英国循道公会在湖北教区是怎样进行文化侵略的	刘进先(800)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帮会侵略中国的情况	赵了空(807)
有关“灵工团”的一些情况	王奎麟(817)
我在湖北教区五十年	朱运广(825)

基督教重庆黄山的“应变会”	陈文渊(834)
回忆路德会的万县“应变会”	李牧群(839)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前夕的反共活动	任钟祥(843)
美国教会在江西黎川推行的农村实验区	邓述堃(865)
我所知道的“重庆公教进行会”	刘宗渔(875)
我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三十年	刘锡珍(883)
英国循道公会差遣会对湖北教区“应变”的指示和活动	萧国贵(894)
意大利传教士在南阳靳岗教区的活动	王方文(903)
日伪时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被查封的经过	杨肖彭(908)
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市学生助学运动	谢纪恩(916)
我对天津联青社的片断回忆	杨肖彭(926)

· 华侨华人 ·

槟城《光华日报》七十年历程

刘 洪 钟

应 运 而 生

《光华日报》于1910年诞生。槟城革命党人士孙、黄、汪、胡来槟城宣传革命，想创立一报馆，作为革命党言论机构，以配合革命行动。因此，暗中派人招股。在华人支持下，股款已经招定，名曰《光华》，但由于1907年受锡价崩跌的严重影响，未能出版，一切计划随之搁浅。故将《光华》二字让给仰光革命党出版。刚好新加坡《中兴报》停刊，一批健将移居仰光，主笔政者是吕天民（天民在新加坡名吕志伊）、居觉生（居正在新加坡笔名药石，人仰后改居觉生）、杨秋鸿、刘思复，同时党要胡汉民、杨秋帆等相继莅仰，加入阵容。时有一侨领陈翁逝世，请领事萧永熙点主，该领事本欧装，临时戴假辫，穿满服，所以《光华报》刊出联语，加以讽刺，以致某资本家愤怒，运动当地绅士，联名稟请当地政府要求将居觉生、陈汉平驱逐出境。于是《光华报》停刊，该报台柱庄银安以环境恶劣，难以立足，自动离境避居槟榔屿。同邑陈新政将《光华报》机件移槟，添招股份，在槟出版。仰光《光华报》改名《进化报》，仍由吕志伊担任主笔。

《光华日报》于1910年4月召开筹备会议，即席推举黄金庆、吴世荣、陈新政、林贻博、丘明昶、林世安、熊玉珊、徐洋溢、林福全、丘文绍、许致云、崔凤朝、潘奕源、曾受兰等为筹备委员，而胡汉民撰招股简章。预定招15000股，每股2元共3万元，以孙中山先生名下号召。其时保皇党爪牙很多，平日痛恨革命分子，有如眼中钉，害怕革命党机关报《光华日报》一旦成功，影响华人的意识甚大。因此制造谣言加以中伤，以致认股者有点畏缩，成绩颇差。尚幸陈新政等四处奔波，终于得到一般华人慷慨认购，虽然未达到理想，但距离3万元之数不远。《光华日报》于1910年农历十一月初三诞生于这被誉为东方花园的槟榔屿，同时以阴历12月20日为创刊纪念日。年复一年，到现在已是整整70春秋了。

《光华日报》出版之后，大肆抨击清政府的贪污和腐败，它在南洋华人中宣传革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时是20世纪的开端，一切还处于旧的时代，特别是印刷非常落后。《光华日报》囿于环境，每天出版两大张。主持笔政的是雷昭性（笔名铁崖）、方次名（笔名南岗）和张杜鹃。这班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被称为舆论的健将。第一届董事，正监督黄金庆，副监督熊玉珊，委员丘明昶、陈新政、马少隼、潘奕源、林福全、蔡益敏、柯竹生、林加瑞、吴世荣。这些人物全是阅书报社的中坚分子，

从这角度看，不难知道《光华日报》与阅书报社是有密切联系的。

《光华日报》开始的时候，全部用四号宋体编排，社论、电讯、新闻、广告一律用四号字，重要启事，排在最前头。报名是孙中山先生手书。孙中山先生伟大人格的号召，加以革命分子的大力支持，每日报份的销售还算不差，逐渐为该报打下牢固的基础。

附设印务 营业增进

《光华日报》出版的时候，国内革命已临高潮，清政府已到了朝不保夕的状态。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随后各省响应，统治了200余年的清政府至此寿终正寝。《光华日报》立论赞扬，大大鼓舞了华人。版面增至三大张，内容亦有改变：谈论时局，国内新闻，闽、粤新闻，本埠新闻，南洋新闻，华侨联合通讯，来往船期及汇水行情等栏。此外著名文人戴天仇（原名李陶）负责乡务，声势浩大，报份也就乘势上升，使得保皇党派的《槟城新报》为之失色，但出版一年多后，经济呈现拮据，几乎停顿。那时章太炎在东京主持的《民报》，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原来该报在本埠由陈新政与庄银安招集复兴股万多元，全数充作《光华日报》股本，数额虽是无几，但如甘露，由是得以维持。过后两年，聘请商界闻人薛木本出任经理。薛君有卓识宏才，大展经纶，不独对报务力求刷新，而且特别侧重发展印务。使《光华日报》每年增加一大笔的收入。因为《光华日报》的报务收入与支出不能相抵，处于亏损状态，完全靠着印务每年的盈利以资挹注，这种情势，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8日。《光华日报》的印务，睥睨槟城范围宏大，以准时交货，印刷美观标准而名闻遐迩。

《光华日报》出版的第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由欧洲延至本埠来。德国巡洋舰“奎顿号”偷进槟城海港，击沉一艘俄国巡洋舰和一艘法国雷艇，两舰艇死伤甚多，状至惨。这事《光华日报》作了翔实报导，使市民对报纸加深一层认识。

《光华日报》的创办人陈新政，这一年又在新加坡创办《国民日报》，以便与《光华日报》遥相呼应，但随着大战结束而宣告改组。翌年由谢文进负责，改组为《新国民日报》，直到1938年由南洋报社经营，作为《南洋商报》的附庸。

由于大战影响，欧洲纸张来源减少，《光华日报》供应发生恐慌，于是出版由三大张减至两张半，同时改用中国产品，可是大战的刺激，广告随之提升。

1918年底，大战停息，一切情势均有改变，特别是报纸方面，为适应当时环境的需要，《光华日报》注重于内容的充实，因此，从1919至1926年每日出版三大张，增加许多副刊，如《华侨俱乐部》（后改杂志）、《笔余墨渌》、《新智囊》、《科学常识》、《教育专号》、《工业专号》、《家庭专号》、《教育界》、《明新周刊》、《先驱》，尤以后者最为特色，吸引力大。因为主编傅无闷，笔锋锐利，内容主要是灌输新文化知识。1927年《光华日报》声誉日隆，广告报份分头进展，副刊全部改用旧五号，出版增至五张，两副刊专栏更名为焰火、帆声、孔明、一群、灯塔，这种新作风，助长了营业的蓬勃发展。事实上《光华日报》这时候在北马言论界居于上风，一方面赢得当地人士的热烈拥护，另一方面获得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伸张正义

《光华日报》在开业阶段，德国的通货膨胀冲击了美国，震动整个世界，这不景气的骇浪也打到槟城来。首先是马来亚经济生命线胶、锡的惨泻，锡价由最高峰每担 270 多元跌至 100 多元，胶价惨跌至每担 6 元，胶商没法维持而倒闭，广大的胶园和锡矿荒芜，槟城许多人失业，许多商店倒闭，裁员减薪的呼声涨漫这个小岛。物价暴跌得惊人，4 只鸡只卖 1 元，7 个鸡蛋 1 角半，冰球 1 个只卖半分，许多店屋空了，许多住屋也空了。就是政府，迫于经济困苦，一切发展也都暂时停下，商店收盘承顶的广告在《光华日报》上日有数则。槟城出入口贸易陷入一落千丈状态，《光华日报》处境亦是异常恶拙，尚幸上下能够吃苦，尽力维持。时槟城《中南晨报》、《槟城电讯新闻》受不景气的打击而停刊。

大战之后，华报产生了两种趋向。首先是鼓吹文化运动，提倡华文教育。《光华日报》创办人陈新政一向重视华文教育，竭力提倡成立华校。当时全槟男校 15 所，女校 7 所，男女学生只有 1700 余人。1917 年他倡办钟灵学校，继后又创办福建女校。今日钟灵与槟华为槟城最高学府，陈君功不可没。旋后当局颁布学校注册条例（即总督金文泰政策），陈君因极力反对终被逐出境，而在暹南湄天廊逝世，厦门中山公园建有纪念碑以垂永念。其次民智渐开，报纸逐渐由政治性转为商业性，可是对中国政府和外交还是藕断丝连，常常为了日本侵华问题而排日，这使政府为难，严加取缔。《南洋时报》与《华侨日报》因为刊登济南惨案特刊，被勒令停刊。《光华日报》在言论上鼓吹反日，当局受到日方压力，5 月 26 日忽接到当局命令停刊 3 个月。其时董事经理刘惟明当然要遵从。报纸突然中断，影响营业甚大。其次报纸为读者每日精神粮食，亦不能停顿太久，遂呈函当局，请求减少停期，终于得到宽赦，7 月 28 日照常出版，但因印工星散，一时难以合集，只出一张，直至 8 月 1 日始恢复原状。经此打击导致经济再度陷入困境，董事许生理、刘玉水、王景成、林地基等出面努力维持，始能化险为夷，同时为撙节开支，终把《英文周报》停刊，而编辑黄凤翔调充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主笔。

自从刘惟明继陈新政出长《光华日报》之后，刘君因学识渊博，商业常识丰富，人缘其佳，在其努力整顿之下，《光华日报》又呈现一新姿态，扩充副刊篇幅：星期日《光华》杂志，星期一二三四《经济》、《乐园》、《教育》、《国学》、《科学》、《戏剧》、《光华昼刊》、《日出》六大张，俨然是个大报的典型。1923 年新加坡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1925 年吉隆坡刘赞臣创办《中华商报》，1929 年新加坡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这些生力军的出现，使海峡殖民地的华报大放异彩。

购入新报

《光华日报》最初地址是在打铜仔街，后来业务发展，迁至台牛后自购两间毗连屋宇，1936 年元月 1 日再迁到今址，改出早版。这两座楼屋，原是董事林连登产业，《光华日报》以 17.3 万元的代价购入。1936 年是槟城华报蓬勃发展的时期，《光华日报》

编辑林珊珊、记者骆世生出面组织《现代日报》，同时《星洲日报》在槟城创设地方版，直到1936年改换《星槟日报》。在这阶段，槟城华报形成三足鼎立，竞争异常剧烈。《光华日报》以7000元收购《槟城新报》，增加实力出版晚报。经理谢朝云，主笔朱培官。两报并在一起，实力相当宏厚。早报出版六大张，晚报两大张，而且加入一批新血。那时中国文人南来颇不乏人。先后如编辑邱国材、林珊珊、骆世生、洪丝丝、李少岳、吴慰怀、黄耶鲁、王济弱、刘满钟、李述中等，还有特约撰述人戏剧家吴天、劳难、铁抗等，人才济济，阵容强盛。副刊《柳风》与《南斗》写作人，多半是星马文坛佼佼者，包括美术大师徐悲鸿。

七七卢沟桥事变，这当然是日本继“九一八”侵华的更进一步的表现，这种野蛮行动，激起了整个华人义愤，一致声讨。南岛500多万华人，上下一致，决定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后盾。于是陈嘉庚登高一呼，组织南侨救济总会，各地热烈呼应，槟城分会于焉成立。《光华日报》全部董事总动员负起重任，立论痛击日本侵华的野心，呼吁全体华人竭力支持筹赈。《光华日报》、《槟城新报》早报均以显著的版位登载抗敌的文章。同时每日出版号外，门庭若市，几乎有应接不暇之势。因消息快捷，记载翔实，深受各方欢迎，报份跃至5000多份，印务广告均有长足的开展。就在这时尽瘁于《光华日报》的董事经理刘惟明因筹赈工作积劳成疾，遽于1938年11月28日任内逝世，享寿59岁。中国方面以其有功党国赐予国葬仪式。王景成旋后继任，而委谢生珍任经理，负责业务，吴铁城来槟，委庄心出任主笔，当时经济再呈艰难，还是富商林连登、许生理、王景成、刘玉水、李月樵、梁日鉴等出而招添新股，始能渡过难关。

遭日敌摧残

日本南进，酝酿已久，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企图配合德意轴心国家在欧侵略行动。屯聚在越南的海陆空三军在寺内大将指挥下，进兵马来亚。8日大肆轰炸槟城。在无抵抗的情形下，无辜市民死伤数千人，血肉横飞，实在惨不忍睹；店屋被毁数逾千间，断垣残瓦，触目皆是。《光华日报》印务部亦波及，报社全体职工疏散，无法出版，关闭达3年8个月之久。

日军于12日进入槟榔屿之后，第一是扶植一些汉奸组织华侨协会，捐献5000元奉纳金。其次是尽力搜刮商人贮存货品，运往日本，作为战略物资。第三是施行穷兵黩武的最残酷手段，数次举行大肃清，把成千上万的槟城平民逮捕入狱，包括《光华日报》书记陈文彬。这毫无疑问地是槟城开埠以来最黑暗而且最难忘的3年8个月。

《光华日报》历年全力反日，在日本人眼中视为反日的舆论，所以遭受摧残，一切的印机全被搜空（移往芙蓉坡胶园内印刷军用票）。最大的损失是创刊至今30年的珍贵的报纸以及历史性的材料均被放火焚毁，诚可谓创深伤巨。但可贵的是董事和编辑人员保持华人的传统气节，不甘屈辱，或冒险出走印尼，或避居山芭披荆斩棘，或操作小贩的生活以过日子，这种《光华日报》的精神，值得大书而特书。

1945年8月15日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结束，槟城20余万市民重见天日。《光华日报》主脑，由印尼避难而返的刘玉水、王景成，由重庆返槟的许

生理和李月樵、苏承球、梁日鉴、许锦亮等重振旗鼓，四出招募新股，而新加坡、吉隆坡、怡保，以至槟城，个个慷慨解囊，一月之间，数额超过10万元，这充分显示一般人对《光华日报》的至诚与关怀。同时派出谢明云、刘洪钟两位赴美募回机器，召集经编部人员筹备复刊，当时出版的条件均缺，事实上等于一个新报纸的出版，一切从头做起，颇见吃力。于是迟至1946年2月1日，《光华日报》正式复刊。旋后，主笔庄心奉命回国，傅镜冰继任其缺。

逆境前行

复刊之后，地方百孔千疮，各地秩序还未臻于统一，商店存底货虚，产地来源微少，供应大感困难。《光华日报》30余年来，视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印务部，因为印机多半被拆毁，剩下的也不能应用，加之纸张缺乏，迫不得已停业。一路来雄视槟城印务行业的光华印务部，从此告终，令人不胜感慨！

1948年，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舆论受严厉限制，新闻自由蒙上一层阴影。由于紧急法令的重大打击，导致整个市场不景气而又使人心恐慌起来。就在这期间，连续发生几宗重大事件：钦差大臣葛尼（GURNEY）在吉彭路上被杀害，著名医生王宗镜在日落洞被诱杀，著名校长陈充恩在中路被暗杀，名编辑陈宗岳和地方有名望人士同样遭难。何鸣吾的《华侨日报》，柯朝阳的《新民主日报》，林芳声的《民声报》，骆世生的《现代日报》以至陈嘉庚的《南侨日报》，经不起经济的支绌和政治的威胁，都在这期间先后停刊，这可以说是华报坎坷的遭遇。但《光华日报》尤能在困苦中迎头赶上，广告与报份不断上进，年年赢利。这种良好情势一直维持到1960年。1950年恰是出版40周年，《光华日报》出版刘前度翻译的巴素博士 DR. VICTOR PURCELL 撰写的《马来亚华侨史》作为纪念礼物。这本具有历史性书籍轰动了星马文化界，函购者络绎不绝。

1950年6月23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的需求使槟城的商业突然走上繁荣的阶段。《光华日报》在这阶段，营业可以说是异常发达，获利至为可观，流动资金十分充裕。中正学校购地，无息借出5万元；钟中新建校舍，也以无息贷款3万元。就在这个时候，刘益之的《益世报》出版还不到3个月便停刊了，刘君带来的大批顶尖儿的报业人物，如刘问渠、赵世洵、何君璦、李星可四人都加盟《光华日报》，刘君任主笔兼总编辑，李君担任社论，赵君任星洲办事处主任，何君出任电讯编辑。为充实内容广布海外通讯网，聘中国著名文人张其昀为政论撰述员，陈平华为驻英京记者，音乐家黄凯音为驻巴黎记者，日本同盟社记者征雄为驻东京记者，香港线振球、袁锦荣为驻港记者，这可以说是《光华日报》人才最鼎盛的时期了。这时候电讯、新闻、副刊全部改用新5号，印刷机换用新式卷动机，印刷至为美观。

鼓吹独立民主

如所周知，战后独立的呼声，充满世界每个角落，特别是英、荷、法、日在亚洲殖民地的要求，更见十分明显。印度、缅甸、印尼、越南、菲律宾、韩国接踵宣布独立。

这种政治大变化，鼓励马来亚亦于1957年8月31日脱离英国统治。《光华日报》董事经理王景成在报上明确指出：马来亚独立后华人的地位亦随之改变。前所有海外华人，都是中国侨民，事实上，马来亚华人定居斯土，少者一二代，多者三四代，与当地建立不可分割的关系，逐渐失去侨民的性质，且数百年来与当地巫印两大民族和睦共处混成一家。从马来亚争取独立之初，华人与巫人印人携手合作，以三大民族的联合力量，共同建设这个东南亚的新兴国家。独立新宪法放宽公民权的规定是华人地位转变的基础，而独立的实现亦即华人地位转变的开始。于是马来亚华人不复是“华侨”，成为马来亚“华人”，成为马来亚联邦的公民。然法理上，地位的转变易，在心理上，观念的转变难。很显然，舆论的鼓吹，最关重要。《光华日报》毅然负起此种任务，在1953年间，即一再强调华巫合作，建立马来亚观念的重要性，而以新闻报导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于是年8月31日独立，《光华日报》董事部即于独立之前召开临时会议，指出所有董事、股东及工作人员，均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光华日报》亦应由“马来亚华侨的报纸”改为“马来亚华人的报纸”，继续作马来亚华人的喉舌，继之，则呼吁马来亚华人申请公民权办理选民登记，并全力参加马来亚新国家的建设。以迄今日，依然坚定不移。1960年，欣逢《光华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董事部决定出版半个世纪特刊作为永久纪念。同时假槟华女中礼堂举行千人宴，颁发服务25年勋章计有十余人，包括谢朝云、刘洪钟、李寿华等。

1963年6月董事经理王景成因心脏病猝发不治，溘然长逝。王君连任董事达35年之久，数度出任主席副主席，任董事经理亦达25年。《光华日报》数次经济困难，全是靠着王君奔走招股，才渡过难关，他对《光华日报》的维护和策划厥功至伟。同时副经理谢朝云也遽归道山。谢君任职《光华日报》逾30年，贡献殊多。王谢二君的逝世，对《光华日报》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翌年经理谢生珍辞职，杨永谦继任。所谓屋破更逢连夜雨，洋商广告顿形减少，人才亦告外流，营业情况突走下坡。社会人士认为《光华日报》立论中间偏右，对美国对台湾仍存幻想，袒护色彩十分浓厚，既不会赶上潮流，又不会适应环境。由是失掉了一些读者的信心，从而陷于一蹶不振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星马分家之后，新加坡的《南洋日报》和《星洲日报》分别在吉隆坡出版，而《通报》亦崛起，他们采用柯式印报机，槟城当日早上就可以看到报纸。这毫无疑问地表明，马来亚华文报业竞争趋于白热化。《光华日报》这种劣势一直拖到1968年。

1972年底临近华人新年，苏承球、骆文秀、卢长山、周明道等会同《光华日报》董事同人，本着赈济贫穷为善的宗旨，并联系各方，组织敬老济贫委员会，由卢良山夫妇带头，分别在医院、儿童痲痺院、银禧老人院、盲童学校、安老院、聋哑学院、大山脚老人院、武丁雅老人院和港仔干丽译学校，分发红包和新年礼品。这种活动后来举行了3年，受惠的男女老叟，包括华人、马来人、印人不下1万人，耗资超过十余万元，赢得各方人士的称赞。

其时董事部为加强组织，配合环境的需要，与英文星报合作，可是合作的日子，不过一年多，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人事错综复杂，从而影响业务的推广，加以英报与华报作风不同，立场亦异，使到行政步骤甚难趋于一致。但由那一角度去看，两个并